

信念

雷殿生 著

十年徒步中国

1988—1998, 十年准备

1998—2008, 十年徒步

总行程 **81000** 公里, 相当于绕赤道两圈

先后穿烂 **52** 双鞋, 走掉 **19** 个脚趾甲

只身成功徒步**穿越罗布泊第一人**

神农架生吞蛇肉, 罗霄山巨蟒惊魂

阿里无人区夜战群狼, 戈壁滩饮血喝尿

.....
十年艰辛, 百味杂陈



中国徒步第一人雷殿生励志之作

杨利伟 王勇峰 翟墨 张健 斯琴高娃 倪萍 滕华涛

诚意推荐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信念

十年徒步中国

雷殿生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念：十年徒步中国 / 雷殿生著.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5

ISBN 978- 7- 5001- 5254- 5

I. ①信… II. ①雷…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70376号

出版发行：中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010) 68359376; 68359827 (发行部); 68357328 (编辑部)

传 真：(010) 68357870

邮 编：100044

电子邮箱：book@ctph.com.cn

网 址：<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张高里

执行策划：中译出版社雷殿生工作室

责任编辑：温晓芳 郭宇佳

封面设计：潘 峰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710mm×1000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258千字

版 次：2017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5月第一次

ISBN 978- 7- 5001- 5254- 5

定价：49.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Preface 前言

生命贴着大地而延伸的人

何建明

人的一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精彩，为金钱，为荣耀，为欲望，为地位，但雷殿生选择了另一种人生精彩——十年徒步中国。

自1998年至2008年，他持续用双脚紧贴着祖国的大地，一步一个脚印，一直走到那些圣洁而神秘的地方：遥远的边境、高寒的藏区、西域的沙漠、东疆的渔村，还有那令无数人心驰神往却无法到达的无人区……

我们曾经那么崇拜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我们也时常渴望像神仙一般，转瞬间飞越万水千山，我们更梦想用双眼去欣赏、用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处精彩。但，绝大多数人只是想想而已，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没有走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拖延、胆怯和

缺乏执行力阻碍了我们的梦想。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伟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富有者？
什么样的人生可以称之为有意义？雷殿生算一个！

雷殿生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更不是普希金式的诗人，他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祖国的大地，但他真的是一名普通人无法超越的伟人，一名强大的精神富有者，一位比诗人更精准地阐释人生意义的时代歌者！

或许，雷殿生最初也没有料到，简单的“走路”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和苦难，甚至有生命危险。谁都会走路，但真正会“走路”的人并不多。有人走着走着，把自己的一生奋斗与努力化为垃圾，遗臭万年；有人走着走着，把自己的生命缩短了十倍，结果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溘然长逝……人生即哲学，雷殿生后来也肯定明白了，自己在进行一场用生命挑战梦想的伟大征程，失败，或者胜利，都没有旁人介入，只有他自己。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完成这样的征程需要勇气，需要意志，需要耐力，需要超越自我的全部本领。

他做到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胜利者！

我们敬佩雷殿生的另一点，是他的爱国精神和人文情怀。他所走的路已经足以让世人肃然起敬，他还在走路过程中做出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这就使得他的“走路”具有了我上面所说的哲学意义和精神价值！

十年“走路”，换得一生精神财富！

十年“走路”，换得无数国人敬仰！

雷殿生，你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人，无论做什么事，就该带着思想和明确的目标。那些用生命贴着大地的人必然使自己的生命意义获得比其他人更长久、更光辉。

2017年5月1日于北京

何建明 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代表作：长篇报告文学《爆炸现场》《南京大屠杀》《国家》《忠诚与背叛》《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警卫领袖》《永远的红树林》等。电影电视剧本《奠基者》《信天游》《命运的承诺》《国家利益》《国家行动》《西行囚车》等。多部作品翻译到国外。



信念 | 十年徒步中国 | Contents 目录

第一卷 磨难：坎坷少年路 / 1

那个年代，那段记忆 / 2

生与死，就在一念之间 / 3

辍学，照顾病重的妈妈 / 5

借棺葬父 / 8



第二卷 梦想：十年磨一剑 / 13

艰苦的创业 / 14

梦想的诞生 / 16

十年磨一剑 / 18





第三卷 蜕变：徒步走中国 / 25

第一篇 1998年：万事开头难 / 27

第二篇 1999年：走路也是一种修行 / 41

第三篇 2000年：简单就是快乐 / 81

第四篇 2001年：生命因行走而充实 / 121

第五篇 2002年：漫漫朝圣路 / 169

第六篇 2003年：古道天籁伴我行 / 211

第七篇 2004年：亲情守望的归途 / 229

第八篇 2005年：心在最远处 / 249

第九篇 2006年：走出最纯粹的自己 / 265

第十篇 2007年：最后的历练 / 283

第十一篇 2008年：生命如歌 / 301

后记：在路上 / 332

附录：雷殿生十年徒步中国展览馆 /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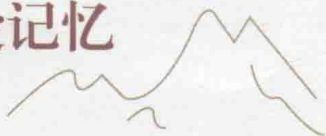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磨难：坎坷少年路

辍学照顾母亲、借棺安葬父亲，一个瘦小羸弱的身躯竟有着难以想象的坚韧与力量。本该是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少年，我却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守住了最后的道德底线。



那个年代，那段记忆



1963年的冬天，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2004年撤县改区）呼兰河畔的一个小山村。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生活虽然贫困，但一家人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好景不长，我刚四岁多的时候，便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时，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以阶级成分划分的，而我家的成分是地主，因此，爸爸经常被一大帮人揪出去批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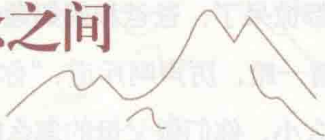
爸爸被批斗的具体情景在我的记忆中已经不太清晰了，只记得有一次，他很晚才回来，衣衫褴褛，鼻青脸肿，头上还戴着一顶高帽子！那顶帽子是用纸糊的，大约有六七十厘米那么高，下圆上尖，戴在头上活像个小丑，滑稽得很。当时的我觉得挺好玩，嚷嚷着要，妈妈用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想要制止我，但我依然不依不饶地伸手要那顶帽子。妈妈生气了，想要揍我，被爸爸拦住了，他叹了口气说：“孩子还小，不

懂事，给他拿去玩吧。”

当我终于如愿以偿、欢天喜地拿着帽子去玩的时候，却看见爸妈在抱头痛哭，哥哥姐姐们则在一旁默默流泪。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一种从未有过的忧虑和不安涌上了心头。

长大后，我才明白爸爸头上那顶高帽子意味着什么，年幼的我没能为爸爸分担它所带来的耻辱和痛苦，但这一切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生与死，就在一念之间



爸爸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饭，而我和哥哥也被人叫作“地主崽子”，没有孩子愿意跟我们一起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体会到了被人歧视、孤立和冷落的滋味，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父亲每天愁眉不展，脾气开始变坏，母亲整日以泪洗面，一家人出门都是低头走路，仿佛低人一等。灰暗压抑的日子总是显得特别漫长，不知道何时才是个尽头。

1969年，一个平常的冬夜，饭桌上意外地多了一盆金灿灿的冒着热气的小米饭，那又香又甜的气味直扑入鼻，周围的空气似乎也变得温暖起来。

小米饭，这种中国家庭再普通不过的饭食，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却弥足珍贵。我们平时以喝稀粥度日，一大锅水里面，米粒清晰可数，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顿饱饭。因此，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我和哥哥姐姐竟有些不知所措，全都不敢下筷，眼巴巴地望着爸爸和妈妈。

爸爸看着我们，迟疑了一下，没有理会妈妈向他投去的乞求的眼神，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一字一顿地催促我们说：“吃吧，吃吧，吃完这顿饭，我们一家人就可以解脱了。”爸爸的声音越来越低，说到最后，竟然哽咽了，而他的话音未落，妈妈已经忍不住扭过头去，掉下泪来。

我们虽心有疑惑，但经不住那香甜的小米饭的诱惑，再加上爸爸的催促，便都迟疑着拿起了筷子。

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屋门被用力撞开了，远房石姥爷裹挟着一股寒气冲了进来。他扫了一眼饭桌，二话不说，端起那盆小米饭就往外走。我们几个孩子全都惊呆了，爸爸和妈妈急忙上前去拦：“他姥爷，您这是干什么？”姥爷眼睛一瞪，厉声呵斥道：“你们俩不想活了，也不让孩子们活命了？他们还这么小，你们做父母的怎么能忍心呢？！”

原来，这盆小米饭掺有**红矾**，是父母为我们一家人准备的“最后的



红矾

红矾即砒霜，化学名三氧化二砷。不纯的三氧化二砷呈红色，有剧毒，又称鹤顶红。

红矾的毒性很强，进入人体后能够破坏某些细胞呼吸酶，使组织细胞不能获得氧气而死亡；还能强烈刺激胃肠黏膜，使黏膜溃烂出血；也可破坏血管和肝脏，严重的会因呼吸和循环衰竭而死。

晚餐”。多年来他们忍辱负重，受尽欺辱，早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和信心，又不忍心撇下我们几个，才想出来这么一个看似愚蠢、实属无奈的办法。幸亏，他们向邻居家借红矾的事情被石姥爷得知，石姥爷及时赶到，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后来，这盆有毒的小米饭被姥爷在院子里刨了个深坑埋掉了，而在以后，不管日子多么艰难，父母再也没有动过轻生的念头。

辍学，照顾病重的妈妈



全家人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艰难的生活依然在继续。随着姐姐出嫁他乡，大哥和二哥也因无法忍受没有尊严的生活，先后离家出走，家中只剩下我、三哥和父母相依为命。

九岁的时候，我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总觉得比别的同学矮了一头，所以只能加倍地努力学习。

小学三年级时，由于成绩优异、表现突出，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班里的劳动委员。对于这份荣誉，我格外珍惜。每天睡觉前，我总要把红领巾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下面压好。因为它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认可。长期以来浮在心头的阴云也开始慢慢散去，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然而，没过多久，妈妈在长年的巨大精神压力下，身患重病，卧床



不起。因为父亲和三哥要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校园，辍学回家照顾母亲。

辍学在家的我一边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一边要操持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我有一个小账本，每天记录家里的生活开支情况，家门和柜子上的钥匙也都由我保管，那时的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管家。

妈妈身患严重的心脏病和支气管炎，需要每天注射药物。但村卫生所只有两名医生，他们要负责全村九个生产队的一千多口人，根本没有时间每天来为妈妈扎针。于是，十二岁的我便承担起了为妈妈打针的任务。一开始我有点儿害怕，扎针的时候总也找不准位置，通常要扎好几次才成功，妈妈总是强忍着痛，微笑着鼓励我。熟能生巧，渐渐的，我掌握了注射技巧，一次就能成功，也不再手忙脚乱了。

白天，我给妈妈喂药、打针；晚上，我也不敢懈怠，睡觉时就躺在妈妈身边。只要妈妈一翻身，或者轻轻咳嗽一声，不管多困，我都会马上起来又是捶背，又是倒水。那段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我心里充满了希冀，希望妈妈能早点好起来，我能早日重返校园。

可是，美好的希冀并没有变成现实，妈妈终究还是在一个冬夜离我而去了。妈妈去世的那个夜里，我睡得特别沉。迷迷糊糊间，一阵低低的哭泣声和窸窸窣窣找东西的声音传到耳边，我猛地一惊，坐了起来，却见三哥低头站在屋角，爸爸则在一旁翻箱倒柜。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回答我的却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连忙扑向身边的妈妈，却见妈妈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不管我怎么呼喊，怎么使劲摇晃，她都一动不动，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直到亲戚四邻前来帮忙操持后事，我还紧紧抱着妈妈的遗体号啕大哭，迟迟不肯撒手……

时至今日，我还常常自责，责怪自己太贪睡，没有照顾好妈妈。

我曾无数次地假设，如果我当时睡得不那么沉，妈妈发病的时候我就能及时照顾她，帮她找医生，可能她就不会那么早就离我们而去吧？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对妈妈的思念和愧悔一直伴随着我，只要一回想起妈妈离世的情景，我的胸口就像被钝器用力击中一般，痛得无法呼吸。

◎ 我的精心照顾没能挽留住妈妈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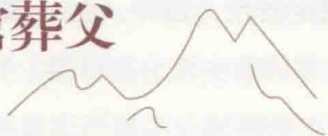
1977年冬天，妈妈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和不舍，离开了人世

白利 / 绘图





借棺葬父



妈妈的离世给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带来了致命一击，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三哥也离家出走了，爸爸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冲我发火。我理解他的苦衷，只能默默地忍着。

1977年深秋，爸爸带着我离开了呼兰这个伤心之地，来到了邻近的五常县，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在五常县落脚后，我向爸爸提出了继续上学的要求，但爸爸说近年来身体不好，劳动一天后需要我在家给做口热乎饭吃，让我再委屈两年。看着爸爸那憔悴的面庞和早生的白发，我只好含泪答应了。

长期的体力劳动和挨批斗遭受的折磨早就压垮了爸爸，只不过为了这个家，这个东北汉子一直硬撑着，不让自己倒下。但他终究没能扛住生活的摧残，就在妈妈离世两年后，即1979年的一个深夜，爸爸也撒手人寰，那一年，我还未满十六岁。

爸爸去世的那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目睹他的离去，我没有惊慌，没有害怕，生活的磨砺使我拥有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着和冷静。强忍内心的悲痛，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安葬爸爸。农村讲究人死后入土为安，很多有老人的家庭早早就备好了寿衣、寿棺，以备不时之需。可是我们家徒四壁，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更别说预备寿衣、寿棺了，难道就让爸爸的遗体在这数九寒冬里僵在炕上吗？不行，就算借，我也

要将爸爸好好安葬！想到此处，我赶紧摸了摸爸爸的遗体，还好，是温乎的。为了防止遗体变硬，我把家中仅有的两条棉被都盖在他的身上，然后小心地上好锁，走出了家门。

冒着屋外刺骨的寒风，我径直向村里生产队长赵大爷家跑去，因为我知道赵大爷的女儿刚给他做好了一套寿衣。敲开赵大爷家的门，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赵大爷忙问出了什么事情，我哭着乞求：“我爸死了，求您把寿衣借给我爸，我一定会还您的。您如果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赵大爷长叹一声，把我扶起来：“可怜的孩子，快起来，我借给你就是。可是只有寿衣也不行啊，你有棺材吗？”

“没有，我听说邻村那大爷新打了一副棺材，我想去借借看。”

“行，咱们先回你家把寿衣给你爸穿上，你再赶紧去那大爷家。”

给爸爸穿好寿衣，已经是后半夜了。来不及向赵大爷道谢，我又一头冲进了夜色中。凛冽的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漆黑的深夜里，只有我一个人狂奔在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上。那个时候，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恐惧，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儿，再快点儿！

借棺材的事情也出乎意料的顺利，也许是我的孝心感动了那大爷，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可是，棺材这么沉，怎么拉回去呢？那大爷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让我先在他家里烤火取暖，等到天亮去生产队请几个劳动力，再借一辆马车。

天边刚泛起了鱼肚白，我们便赶着马车拉着棺材回到了村里。远远的，我瞧见家门口聚集了不少人，原来乡亲们听说我爸没了，都一大早前来帮忙。

在赵大爷的指挥下，大家小心翼翼地把爸爸的遗体抬进棺材里。当木匠把又粗又长的铁钉敲进棺盖时，跪在一旁的我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